

心丝花语

火红的 山丁子树

张本瀛◎著

○ ○ ○
在美丽而又扑朔迷离的植物王国小兴安岭，有无数令人喜爱的红松、落叶松、樟子松、水曲柳、黄菠萝等树木，而我却惟独偏爱那深深扎根在这绿色海洋里的山丁子树。因为它春天开着乳白色的花朵，纯洁飘逸，秋天则结出朱红色的果实，犹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红玛瑙点缀在那若隐若现的茫茫林海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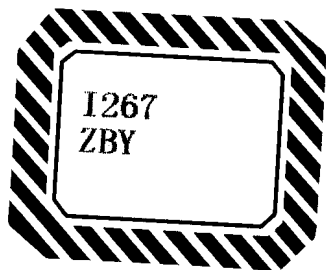
华文出版社



2.6
ZBY

火红的 山丁子树

张本瀛◎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红的山丁子树/张本瀛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心丝花语)

ISBN 7-5075-1902-3

I. 火...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10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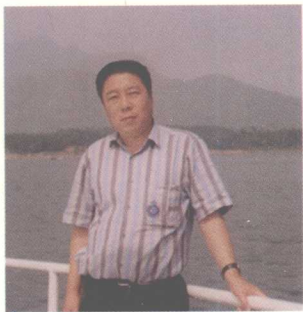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06 印张 85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张本瀛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先后在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抽泣的黑龙江》、《北疆的维纳斯》、《诡秘十号宅》、《桃花峪的文化饭铺》、《火红的山丁子树》、《馒头山的秋日》、《麻将局长》、《应聘的尴尬》、《王老汉的心事》、《白洋淀漫记》等一批小说和散文。

图书策划：刘 阳

责任编辑：郭雪波

封面设计：袁一稚





目 录

北疆的维纳斯	(1)
那江边的小屋	(6)
不该过时的崇高	(10)
心中的英雄	(13)
情系馒头山	(18)
乌苏里江边的赫哲人	(23)
“夜盲症”的回忆	(28)
火红的山丁子树	(33)
红叶姑娘	(37)
秀 秀	(40)
王老汉的心事	(46)
广播张	(51)
老狼毫	(55)
桃花峪的文化饭铺	(60)



火
红
的
山
丁
子
树

山腰上那片柿林	(65)
白洋淀漫记	(73)
家乡那片枣树林	(79)
司令员的晚年	(83)
如此人才	(88)
随份子	(94)
柳王氏	(100)
一字之差	(103)
应聘的尴尬	(107)
建门楼儿	(111)
吴哥的利民修车铺	(114)
抽泣的黑龙江	(118)
女儿，我心中的希望	(147)
爱情阴谋中的痴男怨女	(155)
诡秘十号宅	(166)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194)



北疆的维纳斯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北边疆，在有绿色世界之称的小兴安岭的山脚下，在清澈见底的黑龙江支流之一毛兰河的岸边，有一个名叫“靠山屯”的小小村寨。其中尤为与众不同的就是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着大约有300多户人家，而且全部为世代以渔猎为生的鄂伦春族同胞。30余年前的一个白雪皑皑的冬天，我和我的两位战友曾在这里小住几日。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里，我们连队奉上级的指示，专程来到小兴安岭山脉中的一条人烟稀少的峡谷里，修建战备工事。

记得上路出发这一天，老天不作美气候是异常的寒冷，铅灰色的天空不停地飘着雪花，凛冽呼啸的北风早已刺透身上穿的皮大衣，冻得人人瑟瑟发抖。就在我们仨人乘着拖拉机在茫茫原始森林中的马车道上艰难行驶时，不料实属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见刚才还正常行走的拖拉机后轮胎恰巧被一凸出地面的



尖尖柞树根扎了个正着，机车一下子抛锚在冰天雪地中。可临出发时因为走地匆忙，这才发现没有将备用胎一并带上。眼下发生的情况令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们顿时面面相觑傻了眼，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一个劲儿团团转。再下意识的环顾四周是白茫茫的林海雪原，方圆数十里内荒无人烟，此时夜幕也正悄悄降临在荒原上，而我们三个人早晨从团部出发时，仅仅喝了两碗稀粥就赶紧上路了。时下寒冷和饥饿伴着此起彼伏的松涛声向我们袭来，密林深处不时传出野狼饥饿的嗥叫……

正在我们感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忽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马铃声。不一会儿的功夫，两个全身雪白的人来到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其中一个人骑着一匹枣红马，另一个赶着马爬犁，在原始森林中乍一见到陌生人的不期而至，我们心照不宣地都端起身旁的半自动步枪，与两位不速之客紧张的对峙着。这时骑马的那个人率先打破僵局说：“看你们几位的装束，像是山外来的人吧？”

仔细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绷紧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一下。



回答道：“我们是兵团的，眼下迷了路，拖拉机也坏在这儿了，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骑马的姑娘听完我的话说：“我们是鄂伦春族人，刚刚从黑瞎子沟那边打猎回来”。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爬犁上捆着的两只死孢子和一头野猪。

马爬犁上的那个人见此马上接过话茬补充说：“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就是我们住的村庄，名字叫靠山屯”。我一听声音，头戴皮帽子身着皮服的这个人也是位姑娘，心里这才完全踏实了。

我信口问道：“那靠山屯距离我们兵团的战备工地有多远？”

骑马的女人热情的说：“只要到了靠山屯，就离你们的建筑工地不远了，兵团三天两头有人来我们村供销社采买生活用品呢”。

闻听此言我兴奋的说：“真是吉人自有苍天保佑”。可没想到自己一句有点宿命味道的戏言，竟惹得两人咯咯地笑了半天。笑声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林海里，听来是那样的亲切动听、清晰悦耳。

接着，我们把所遇到的困难向两位素不相识的鄂伦春姑娘叙述了一遍。骑马的姑娘听完我们遭遇后用



十分爽快的口吻说：“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依我看你们几个人先跟我们姐儿俩到靠山屯暂时住下，然后求助村里派出修理工和拖拉机将你们的拖拉机修好后再拉回工地不就齐了”。我们没有推辞，坐上马爬犁跟随着两位姑娘向靠山屯进发。

马蹄声伴随着马铃声在黄昏时的林间小路上悠扬起伏的回荡着，听来就像是一首娓娓动听的小乐曲。过了大约有半个来小时，小小村寨靠山屯的轮廓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转眼间，刚刚翻过一座山峰，就可清楚的看见一排排打垒的房子，错落有致的建造在一条深深的峡谷里，周围环绕着极其茂密壮观的成片原始森林，狭长的毛兰河河水自村庄下边轻轻地流过，一缕缕炊烟从一幢幢房顶上徐徐升起。我心中不禁暗暗惊叹，真好似一幅令人无比陶醉的自然清丽的北国风光图画展现在眼前啊！

在路上，我们知道了骑马的姑娘叫伊琳娜，赶着马爬犁的是伊琳娜的妹妹名叫伊玉娜。当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她们的家里时，玉娜顾不上自己的一身疲惫先忙里忙外给我们烧热水，让我们一一洗脸、洗脚，遂又将闲置的东屋腾出来，收拾干净，供我们休息。然



后又给我们做了一顿纯正鄂伦春风味的香喷喷的红烧狍子肉大米饭。不一会儿，琳娜又把靠山屯的老支书和许多乡亲请到我们身边，问寒问暖。

三天之后，连长专门派人赶着马车来接我们。临行前，靠山屯的许多乡亲们都来为我们送行。伊琳娜和伊玉娜姐妹俩美丽的眸子里含着热泪，拉着我们的手，哽咽着说：“希望你们在完成战备任务之后，能够来我们这里作客，这里也是你们的家，这里还有你们最信赖的姐妹……”

可惜，从那以后，我因公提前返回营地因而再也没有机会去靠山屯，更是没有缘份再见到琳娜姐妹。但她们那朴实无华，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多少年来却像圣洁的维纳斯一样，永远矗立在我的心田。



那江边的小屋

前不久，一位原荒友（北大荒时战友的别称）因事出差到我们上山下乡的地方，并带回了娜斯托娃大婶于去年初夏因终年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的消息。这一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霎时令我潸然泪下、心潮翻腾，长久地难以平静。

思绪将我带入 30 年前的那个初秋时节，我与另外两个战友奉命到黑龙江江岔子里将夏天在此所割牧草垛成堆儿，为牲畜越冬做准备。这次的宿营地临时确定在当地的一个公社生产队，负责接待的是位透着关东汉子豪爽性格的中年人刘队长，他直接把我们三个小伙子具体安排在一户本为俄罗斯后裔的人家。因这家只有母女二人房子相对宽绰，女主人就是娜斯托娃大婶和她的独生女儿托利娅。

娜斯托娃家位于江东西边的屯子口上，这是一幢被篱笆墙环绕其中的三间茅草房，虽然屋里摆设很简陋，但收拾地干净整洁。当我们来到娜斯托娃家时，

那江边的小屋



她就象一位慈母迎上前来用亲切但不很标准的汉语说：“孩子们，你们能够来到我的家里，大婶我很是高兴，你们千万不要太拘束，把这儿当成你们自己的家吧……”。大婶的一席话宛如和煦的春风，寥寥数语便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仅存的一点陌生感片刻间便消失了。

大婶很快地将我们的行李安放在闲置的东房里，接着又娴熟地收拾整理一番，随之大家也就有了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

此时天边的火红色晚霞正悄悄的在小兴安岭山脉中缓缓地落下帷幕，江鸥及各种野鸟也纷纷飞进茂密的森林。娜斯托娃大婶见天色不早，又马不停蹄地要为我们准备晚饭。这时忽然从院子中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我们不约而同的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浓黑头发、褐色的大眼睛、皮肤白晰的小姑娘象一只燕子般欢快地飞进来。大婶刚一回头，姑娘一下子搂住了大婶的脖子。大婶赶紧告诉她：“托利娅，咱们家刚刚来了三位兵团战士，他们就住在东房呢”。我们这才知道大婶的女儿回来了。大婶摆着手叫我们：“孩子们，快过来呀！我女儿托利娅回来了”。



托利娅乍一见我们三人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下意识的低头腼腆地一笑，很快又躲在大婶身后，那神态多少还包含几许东方少女见到陌生男人时的羞涩和矜持。她忸忸怩怩地低声说：“欢迎你们来我家”，声音小得象只小蜜蜂。说完这句话，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谈了。作为这次外出执行任务任临时负责人的我心怀一腔感激之情说：“您看我们这一来，给大婶您家里头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婶听了连忙摆摆手，嗔怪地说：“这话多见外呀！哪里象一家人说地话呢。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人民可亲近了，每天边民都在黑龙江两岸南来北往像串亲戚一样。你们刚来还不了解这地方的风土人情，我那阵子还当过翻译呢”。口气中满含对往日美好岁月的深情回忆。

住在娜斯托娃大婶家，我们双方间的友情与日俱增，真好似生活在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里。后来，在大婶断断续续地唠家常中，得知她的丈夫祖籍曾是河北某县的一位农民。四十年代家乡闹水灾，横下一条心闯了关东，不久又辗转至原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干起了修木筒的行业。在那里有幸结识了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她，那时的大婶就像西伯利亚春天里一朵盛开的

那江边的小屋



奇葩，引来无数采花的蜂蝶，可他偏偏在众多的追求者里选中了这位憨厚朴实的东方大汉。解放以后夫妻携幼女一同返回祖国，娜斯托娃经有关部门批准加入中国籍，不幸三年前一场大病夺去她丈夫的生命，如今只剩下母女形影相伴。

转眼间外出已近一个月，连长捎信命我们返回连队。记得分手那天，娜斯托娃大婶和女儿托利娅把我们送出很远很远，走了好长一段路再一回头凝望，见母女俩的身影仍在料峭的寒风中久久伫立着……，如今大婶与我们永别了！我从内心深处遥遥呼唤着：“亲爱的大婶，您安息吧！”



不该过时的崇高

三十多前的北大荒，在这块寂寞而肥沃的广袤原野上，从繁华喧闹的大城市涌来了我以及和我一样的成千上万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用双手，用辛勤的汗水，用一腔热血在这片亘古荒原上耕耘，播种，修筑命运的长廊。这条长廊，走出了如松林般历尽沧桑刚劲挺拔的年轻志士，也倒下过许多时值如花似玉朝气蓬勃年龄的青春之躯。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时节的狂风呼号之夜，忙碌了一整天的周玉华与伙伴们正准备上床就寝，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砸门声“着火了，小仓库着火了！”

听到这急切的呼唤，周玉华与伙伴们赶紧披上衣服立即向门外奔去。出门一看，这才发现不远处的小仓库此时已被黑色浓烟裹得严严实实。几个人顾不得多想顺手抄起扫帚便冲向火场，就在跑过去救火的第一位知青使劲砸开库房门以后。紧接着，其他知青们